

吧稳定驻唱三四年，那是流浪岁月里最安稳的一段时光。

2004年，命运向她抛出橄榄枝。滚石唱片经纪人被她爆发力十足的嗓音打动，试音仅仅八秒便敲定签约，合约期限五年。丁当告别酒吧舞台，满心以为，自己这只小小鸟终于可以飞向更高的天空。

命运并未格外眷顾她。签约不久，滚石唱片内部人事发生巨大变动，所有歌手的发片计划全部搁置。丁当足足等待两年，没有等来任何发片消息。更残酷的是，唱片合约如同枷锁，受条款限制，她不能以个人身份参加当时火热的选秀节目。

即便处境被动，她依旧抱有期许：签了约，总有发唱片的机会。为维持生计，身为签约歌手的她，只能重新回到酒吧驻唱。也正是这一时期，她萌生了从事教育行业的想法。她很喜欢小孩子，也清楚酒吧昼夜颠倒的工作模式难以长久。

某天上班路上，她偶然看到成人高考招生信息，想要弥补没有读完大学的遗憾，决定继续求学，后考入杭州师范学院音乐学院。原本计划毕业就做一名幼师，教小朋友唱歌。那是她给自己预留的后路，一条普普通通、安稳平淡的出路。

只是人生终究没有走向这条备选道路。2006年，滚石一批怀揣音乐理想的人组建相信音乐，丁当从众多新人之中被再度选中。五月天经纪人艾姐和她深聊一小时，当即

决定签下这个果敢坚韧的女孩。

丁当很感慨：老天爷总会不断给人设置考验，却也会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，递过来一份礼物。

五月天就像哥哥一样

2007年，丁当以歌手身份，开启人生新篇章。

“偷偷关上门，静静眼泪流，出发那一刻，灿烂的星空。”首张专辑《离家出走》正式推出，孤身一人来到陌生城市的她，没有亲友相伴，出租屋的玻璃窗都是破损的，冬天只能自己找物料封堵缝隙抵御寒风。

刚跑通告的时候，主持人语速飞快，丁当常常跟不上节奏，紧张得手足无措。公司安排她担任五月天演唱会暖场嘉宾，台下满是呼喊五月天的声浪，其间还夹杂着零星嘘声，鲜少有人愿意聆听新人演唱。

丁当坦言，每每面对这般场面，走回后台的她总会陷入情绪崩溃。但一次次登台打磨之后，只要她开口歌唱，喧嚣与质疑便会渐渐退去，观众慢慢被她扎实的唱功折服。台北小巨蛋是她站上的第一个大型演出舞台，巧合的是，演出当日恰逢她的大学毕业考试，为此她特地向班主任申请，办理请假补考。

那段日子，丁当在一场场演出里沉淀舞台经验、积累人气，静静等候属于自己的发光时刻。自幼没

有兄弟姐妹的丁当，习惯了独自成长。在与五月天朝夕相处的日子里，她体会到近似家人的温暖，五位师兄于她而言，如同失散多年的兄长。

与阿信前后合作近二十年，在丁当心中，他不只是乐团主唱，更是值得信赖的制作人，对她的演唱实力给予十足信任，二人常常在录音室碰撞出不少新鲜想法。

第一次进棚录制阿信创作的歌曲时，丁当紧张得手心冒汗。阿信戴着耳机坐在调音台后，全程没有过多言语。但每一次录制合作，她都逐渐明白演唱追求的并非技巧上的完美，而是交付真实的自我。

就这样，她将自身的情绪与经历揉进《我爱他》《猜不透》等作品之中，演绎着一段段别人的爱恨悲欢。时日一久，她甚至分不清，歌声诉说的究竟是剧本里的角色，还是她自己。

这份对音乐的赤诚，也体现在阿信日常的状态里。回望多年的相交，聊起阿信，丁当带着笑意感慨：“我从来都不知道他有睡觉这件事情。”眼见他要兼顾的事务繁杂，丁当常常发消息劝他多注意休息。在丁当看来，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五月天身上始终不变的，是那份对待音乐的初心——抱着纯粹、审慎的态度做音乐，希望用音乐长久陪伴歌迷。

属于丁当的爆发来得猝不及防。2009年，偶像剧《下一站，幸福》热播，由她演唱的主题曲《我爱他》